

空中

殺手

● [美] 里克·斯图特尔 著

○ 大波 伟中 广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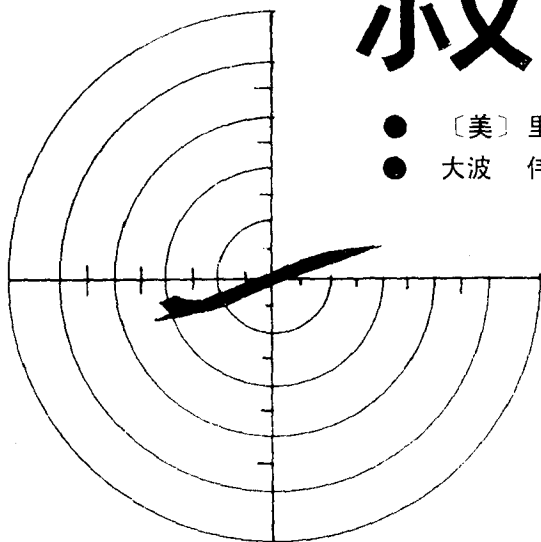
○ 山西人民出版社

空中

殺手

● [美] 里克·斯图特尔 著

● 大波 伟中 广泰 译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空 中 杀 手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9 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

ISBN 7—203—00932—7

I·42 定价: 3.40 元

— 1 —

麦基弗倚着报刊栏看到《华盛顿星报》的头条消息，变得目瞪口呆。

恐怖分子袭击伊朗机场 一架美国波音707飞机坠毁

在杜勒斯国际机场上，这一恐怖气氛仿佛在空中徘徊。麦基弗透过候机大厅的窗子向外看了看。外面一片漆黑，空气湿漉漉的。雷声怒吼，闪电划破长空。

他慢慢地转过身朝着门口望了望，脸上流露出漫不经心又有点疲倦的神色。他一直在等候即将起飞的航班——飞往他并不想去的地方的一次航班。在他脚边放着一只破旧的公文包。他穿着一身过于保守的灰色套装和一件雨衣，红色的头发蓬松着。在他那粗硬的双眉下眯着的眼睛，露出漠不关

心的神色。他脸色苍白，虽有些消瘦但却十分英俊。这时一个身着驼绒大衣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矮胖子过来跟他搭讪。

“对不起，伙计，请问几点了？”这是一个面孔白嫩、头发精心梳理过的人。

麦基弗点着头看了一下表，“没什么，”他说，“不是什么坏事。”他把头抬了起来，面无表情地耸了耸肩。“嗯，你也知道了恐怖分子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谈这件事，但并未采取什么行动。”

穿驼绒大衣的人说道：“太好了，我可给你找了个机会，一架康考德飞机在三点二十五分到。难道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你真行啊！是哪个航空公司的？”

“世界联合航空公司，他们刚买下了这架飞机，现在正在飞行。”

“那么它将空机抵达了。”

“是的，但那里有好多新闻记者，他们要在跑道上搞什么仪式。”

“听起来挺有趣，”麦基弗淡淡地说。他拿起了一份《时报》。“没意思，真没意思，太无聊了。”他说。

汉密尔顿斜着眼瞥了他一下。

麦基弗耸了耸肩。妈的。他现在已经同汉密尔顿浪费了二十分钟。汉密尔顿在朗格雷呆过很长时间，他除了对计算机结果关心外，似乎已经忘记了世界的存在。汉密尔顿从没搞过秘密的地下军火贸易，也没有贿赂过什么人。他是一个出色的侦探。而且，他也不大喜欢麦基弗。

“走吧，”他对麦基弗说，“吃午饭去，又该够你忙的

了。”

“嗯。”麦基弗审视着面前的简易本小说并随手拿起一本赫里写的《急件》。汉密尔顿丢下二角五分的硬币，拿起了一份《华盛顿星报》。

恐怖分子袭击伊朗机场 一架美国波音707飞机坠毁

“喂，”麦基弗对咖啡店的女招待说，“在那边，来一杯。”他摆了摆手指，指着一张能看到外边而且面朝着门的桌子。当他坐下的时候，他朝外面雨水打湿的跑道看了一眼。一架警方的直升飞机象一只绿头大苍蝇降落了下来。

“对头。”他想。如果我想去机场这样的重要地方，也要从天而降，避开监视器，避开保安措施。

他淡泊地笑着看了看四周。在这里只有那些死气沉沉的食品架上的食品。来这个咖啡馆的人都是些典型的旅行者。有打扮入时的女宾，有穿着随便的男士；有度蜜月的情侣，有携家的旅游者；还有带着行李的单身汉；还有寡妇，由于她们的丈夫已经离开人世，她们也就有了放松的机会；还有几个神情紧张、满脸是汗的警察。

这些人中没有朗格雷档案中记载的人。

更不会有人象是使用过M—16导弹。

今天清晨袭击伊朗迈哈拜德机场的那帮匪徒用小型机枪狙击了警察，并用萨姆——A导弹击毁了那架飞机。这种萨姆——A地对空导弹重量轻，便于携带，可以肩扛发射。威力之大可将整架飞机炸成碎片。他们宣称今天还要采取相同

行动，但他们没有说具体地点，因而机场上下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麦基弗肯定今天什么也不会发生。恐怖分子的唯一优势就是出其不意。在全世界严阵以待的情形下，他们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他们的宗旨就是攻其不备，就在你疏忽大意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他敲着桌子，看着上面的菜单，猪排，煎鸡蛋，4.95元。在他身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叽叽喳喳。“噢，上帝，你能去巴黎可真走运。巴黎现在可是春天，我也挺想去的。”麦基弗暗笑。这大概算是一场交易吧。他奇怪这次换乘飞机怎么这么难？他只想赶快回到巴黎，采取行动。他的腿现在完全好了。但是现在上级指示却要他在这里等待。恐怖分子在欧洲一定有一个中转站，只是偶然才用到它。那是一个地下军火供应中心。任何一个警探都想能亲自找到并且捣毁这个中心。

但是呆在杜勒斯机场的这个蹩脚的咖啡馆里只会一事无成。

看来他该弄点什么吃的，他于是不耐烦地找那个女招待。

这时他一眼就看见玛吉走了进来。

她是那么引人注目。

她绕过一张桌子，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紧身上衣，看上去和她头发的颜色正好相配。她的满头秀发象杯中的酒一般迷人。见鬼。麦基弗点燃了一支香烟，又一次看见她这么迷人，心里象翻倒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天啊，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走过登机

通道，这时他心中一紧。玛吉·韦兰，别来无恙？《时事新闻》的女记者。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此时他瞧见她点燃了一支烟，搅了搅咖啡，接着打开一个很大的马尼拉信封，翻看里面的文件。

先别告诉她，他暗自告诫。

她强迫自己读下去。尽管她心不在焉，但是在她同那个人会面以前她需要事实。她浏览着那叠文件的前几页。

世界联合航空公司购进一架康考德号飞机因而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拥有这种型号飞机的航空公司。飞机将在杜勒斯机场进行交接，时间是3:25分。跑道上交接仪式由世界联航总裁伊莱·桑德主持。

伊莱·桑德。她看了看手表，二点三十八分。乘客们半个小时内还来不了。还有时间，她暗暗提醒自己要集中注意力。

香槟酒会在通道口举行。来宾们当中有：法航的雅克·布兰杰，机长保罗·麦坦德，还有巴黎电影明星珍妮·德卢西娅，她曾经……

她翻到了第二页。

侦察机曾飞越越南北部……

* * *

玛吉笑了起来，然后又飞快地读了读后面几页。她掀了几页，突然叫出了声。这些文件全是关于一架军用飞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里森公司的军用飞机。她看了一下信封，上面留着安娜贝莉·怀特曼的字迹，仅供参考——杰弗里·马克斯。

玛吉晃了晃身子。刚刚一个半星期，这个在新闻编辑室当助理的安娜贝莉·怀特曼就搞糟了四十八件事，这该算是第四十九件了。她在杰弗里大书特书珍妮·德卢西娅的稿子里夹进了有关哈里森公司的飞机材料。

糟透了。

她翻到了最后一页。

关于康考德号飞机

全部就只有这些了。

她搅了一下杯子里的咖啡，转身朝着窗口，闪电划破天空，大雨伴着雷声倾盆而下。雨水打在窗户玻璃上象水晶般地滚动着。

“你想要人工流产吗？”就在一小时前医生这么问她。她摇了摇头说：“我想要这个孩子。”

“那么这孩子的父亲呢？”

“父亲？”

“你是计划自己带这个孩子，还是准备要……”

“我想自己带这孩子，我可不想结婚。”

“我懂了。”罗斯泰医生说着装上了他的烟斗。“你已经三十岁了，我想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他看上去很窘迫。“当然，玛吉，我还是很高兴，你知道自从你们这些精明的女士们采用避孕药和流产这些手段以来，人类的基因可就受罪了。”

她笑了起来。“我的孩子有着完美的基因。他或是她的父亲是一个绝对的天才。”

“好极了！”他说，“但是从你刚才所说的来看，这个天

• 8 •

才的父亲不在跟前。那我可要告诉你，尽管有现代文明，但孩子仍是需要父亲的。玛吉，你到底为什么反对结婚呢？”

“我并不反对结婚，只是我自己不想结婚。结婚与我无缘。”她顿了一下，“可我知道，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的。”她甜甜一笑，又补充道，“他是一个好人。”但她却没有说他已经结婚了。

“我明白了。”医生说着露出了微笑。“我还是很高兴你有了个孩子。下个月我们再订个时间检查一下，如果有什么不适，可以提前来找我。你还要赶快戒烟。”

她看了看手中的香烟，马上把它掐灭了。她又看了看表，快三点了。外面的雨已经停了，跑道上的雨水泛起了亮光。该干正事了。于是她低头又读了起来。

• 2 •

“康考德号飞机，”奥尼尔用他那浓浓的乡音大声地读着，“可以以两倍的音速飞行。她看上去象一只史前的大鸟，用那蓝色的有机玻璃的双眼凝视前方。她那铝制的鸟嘴形的机头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直指大地。”

坐在驾驶座上的麦坦德，眯起眼看着眼前的这位飞机机械师，慢慢地说：“胡说八道！”

奥尼尔从他那发光的小册子上抬起头来。“你说什么？”

“别紧张，没有什么。”麦坦德说着转身瞟了他一眼。然后又转向了仪表板。还有三十五分钟就要降落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亨利·莱比开腔说道：“他是说你胡说八道。”

奥尼尔有点疑惑不解。“嘿，我读的都是那些搞新闻的说的话。这可是世界联航的小册子。”他边说边挠了挠他金黄卷曲的头发。“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麦坦德只是笑。“与事实不符。当这只鸟在空中时，鸟嘴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象一枚针直刺天空。伙计，这可是个失误。”

“嗯，或许是指飞机正在降落。”

“混蛋！”麦坦德用法语骂了一句，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奥尼尔用手摸了摸下巴。“你在说混蛋，我知道这个词。”实际上他就知道几句骂人的法文。他连吃早饭或是在巴黎坐公共汽车也应付不了。但他在对付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争执却很有办法。麦坦德骂谁呢？是写那本小册子的人吗？奥尼尔继续看那本小册子，可这一次却未读出声来。

麦坦德开始准备着陆了。他系好了安全带，熄灭了香烟，审视着脚边的雷达监视器。空速计上显示出570节，相当于地面速度每小时656英里。他们用亚音速飞着最后二十英里，以便不使噪音惊扰缅甸湾海边的渔民或是震破波士顿茶馆的茶具。

这时无线电响了。“康考德号距华盛顿中心2—8，保持高度右转，航向3—4—7。”

麦坦德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回答：“明白，华盛顿，高度五万英尺，航向3—4—7。”他们又一次飞到了海面上。

奥尼尔说：“飞吧！他们一定改主意了，大概不想买这架飞机了。”

麦坦德笑了。“别去了，我们自己买了。”

这时无线电又传来了华盛顿让他们在五万英尺高度盘旋的指令。不过这次他们简要地解释了一下。他们说因为下大雨，推迟了一架军用飞机的试飞，因而空中还有些讨厌的东西。

麦坦德摇着头淡然一笑。“美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就爱嚼舌头。”“一些讨厌的东西”，他又笑了笑。在印度时，他驾驶麦德威克斯飞机就遇见过讨厌的东西。这次会是什么呢？该不是精密的导弹，或是无人驾驶飞机吧？他妈的，这些战争工具。某些人越搞越凶，其杀伤力也越来越强，可以使上百万人丧生，可以消灭整个地球。不过那样以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

这时莱比说：“我大约算了一下，我们要迟到十分钟。”麦坦德点点头，两条浓黑的双眉紧锁在了眉心。

“啊哈！”奥尼尔突然开了腔，“我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麦坦德对那些家伙不满了。”他笑了起来。“你看见这个没有？关于机组人员的描述？”他用手指着那本小册子。

“保罗没有让我看。”莱比说着伸手去抓那本小册子。

“好吧，给你。”奥尼尔把那本小册子递给了莱比。用手指指了指那上面的年轻的保罗·麦坦德的照片。照片上的

麦坦德皱着眉，方下颌，黑头发，精瘦精瘦的。

实际上，四十七岁的保罗·麦坦德与相片上相比差别并没有那么大。莱比觉得只是眼神变化比较大。照片上的麦坦德用一种梦幻般的眼神凝视着天空。

莱比哈哈笑着说：“你看上去象是在等待圣诞老人呢！”

麦坦德叫道：“你知道闭嘴怎么说吗？”

奥尼尔接话说：“别提这张照片了，看你的小册子吧。”

麦坦德这次吼了起来：“混蛋！”

莱比大声地读开了。“机长保罗·麦坦德想要成为法国的第一位宇航员。”莱比念到这里停了下来。“哎，保罗，这是真的吗？”

“那个混蛋把我灌醉了，我才那么说的。”

“法国第一位宇航员。”莱比又笑了起来。他块头挺大，因而笑声也大，震得驾驶舱响了起来。

麦坦德厌恶地朝莱比看了一眼。“喂，那时我是刚从飞行学校毕业，踌躇满志，想要登上所有的星球。那个照片……”麦坦德晃了晃头。“我看上去那时就象一个十岁的孩子驾驶员，你们愿意同那个样子的小鬼一块飞行吗？”

“为什么不呢？”莱比说。“我敢肯定过去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是啊，在莫边府躲避过高射炮火。”说着麦坦德解开伞背带站了起来，从他左边的架子上取下一只杯子。“趁飞机在盘旋，哪位想再来一杯咖啡？”

莱比和奥尼尔都摆了摆手。奥尼尔说：“我妻子现在让我吃无肉、无盐、无咖啡因的东西。”

“是吗？”莱比问，“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太想吃牛排和喝咖啡了。”

“那你为什么受这罪？”

“她说要是我那么做，可以活一百岁。”

麦坦德站在通向客舱的过道上。他说：“要是国家航空局呼叫，就说我马上回来。”

客舱里空空荡荡，只有七个机组人员在这里。飞机的这次飞行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他朝厨房走去，看见塞莱丝特正弯着身子倒可乐。

她举起杯子：“喝一杯，机长？”

她的话里透出一股阿拉斯加的寒气。不过麦坦德决定不理睬这些。“还有咖啡吗？”

“当然有，机长。”她走进去拎起了一把壶。自从上次他们见面以后她剪了头发，现在松软而平滑地卷曲着。她过去常把自己的头发颜色形容成貂皮色，她还问他：“你说要是我把头发留得特别长，然后剪下来可以做成一件貂皮大衣吗？”

这时他说：“我看到乘务员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我惊讶极了。”

“生活中本来就充满了离奇。”她说，往杯子里倒上了咖啡，然后问道：“不用加奶吗？”

“生活，”他在说，“生活可不是单一的。”

他们两人的眼神飞快地碰了一下，她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他点了点头。“不加奶。”

她转身把壶放在了台面上。

“我听说你不干了。”他说。

“是的，有那么一段时间，不过我又改主意了。”

“我很高兴你能改主意。”他笑了笑。

她的回答却很冷漠。“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吗，机长？”

他慢慢地看着她，领会了她的意思。用标准来衡量，她算不上漂亮，牙齿不太整齐，身材有些瘦小。但她很迷人，总是充满活力和温情。无疑她那温情仍在，只是现在不属于他了。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没事了。”他望着她转身沿着过道走去。

他回到驾驶舱，一进去就听见奥尼尔在说：“明白，华盛顿。”

“要降落了吗？”

“不，不是。还没轮到我们。”

“嗯，”麦坦德取过了耳机。“空中还有那些讨厌的东西吗？”

“我想是这样。”莱比说。

麦坦德把那杯一口未喝的咖啡放在了架子上。

• 3 •

“我是杰弗里·马克斯，这里是哈里森飞机测试中心。”

• 14 •